

## 医史文献

## 吴 崑 的 医 学 成 就

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(北京100700) 赵璞珊

牡丹江医学院 邢纪成

主题词 医学, 中国传统/历史 医学家

① 吴崑

明代晚叶,在文化繁荣的古歙州,吴崑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医学家。吴崑字山甫,号鹤皋,又号参黄子。生于1552年,卒年不详。据亡名氏《鹤皋山人传》称:吴氏世为歙澄塘人,幼英异,为文章,藻思横发。家乡多岐黄书,遂事岐黄,曾师事余午亭,尝曰:“素问、灵枢,医之典坟,难经、甲乙,医之庸孟;张(仲景)、王(叔和)、刘(完素)、李(东垣),医之濂、洛、关、闽也”。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。初游宛陵(今安徽宣城一带),后溯长江历姑孰(安徽当涂一带),以医活人无数,手著《医方考》、《内经素问吴注》、《脉语》、《针方六集》,今均存世。尚著《十三科证治》、《参黄论》、《药纂》、《灸灸考》等,则未见流传。

吴氏既富儒学根柢,又以丰富临床知识,兼理著述,于医学无不贯通。为一时领新安医学风气之先的开拓者,于后世医学颇有启发。吴氏的医学主要成就,可归纳如下数点而言:

## 一、精注《素问》

按《内经素问》一书,隋唐时,全元起、杨上善、王冰早曾注释。迄于宋代,林亿等奉政府命校正补注。其后,虽也有人不断研究,诸如宋代高若讷撰《素问误文阙义》、【孙兆撰《素问注释考误》之作,但多未传世。至明季,会稽马蒔(玄台)、吴崑先后鉴于此,首注《素问》,开一代之先。马蒔书成于万历十四年(1586),称《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》,吴书则继成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称《内经素问吴注》:两书相距八年,但见解轩輊不同。马书自有特点,评价不一,现不具论。吴氏之注《素问》实有感于林亿等注《素问》,彰隐不明,乃启发奋注《素问》之志。曾谓:“宋有林亿,偿崛起而训是经,庶几味爽之启明哉!待旦者较然睹矣。独其为象,小明则彰,大明则隐,谓之揭日月而行,未也。不肖束发修儒,无何徙业,居常晷度

有熊,日求其旨而讨论之,不揣管陋,释以一得之言,署曰《内经吴注》,业成,欲悬书国门,以博弹射……。”(见《吴注自序》)。这里吴氏把矢志注释《素问》之志表明很清楚。认为林亿等校正《素问》也还存在“彰隐不明”的问题。事实上,《素问吴注》也确是一部力作。吴氏力求要用简练之语言彰明经旨。譬如,在《素问》名称上,解释就各有不同。林亿在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》新校正曾说:“素者,本也。问者,黄帝问岐伯也。方陈性情之源,五行之本,故曰素问。”而吴氏则认为:“五内阴阳谓之内,万世宗法谓之经,平日讲求谓之素问。”这样,吴氏把《素问》一词的解释,更为简明易懂,使人一望了然。其次,《素问吴注》不仅语意详明,同时更注意音训。如对《上古天真论》“昔在黄帝,幼而徇齐,长而敦敏……。”一语注称:“徇,徐闰切。长,上声……。徇,从善无我也。齐,与善为人也。敦,笃也。敏,达也。”这种注法,在明代社会中,对医学家学习《素问》来说,很有必要。因为音训不明,首先不能正确读文,进而何能体切了解语意,故吴注全书在此方面有一定特色。再次注文较之林亿也确有短长和补充。如《上古天真论》有“余闻上古有真人者,提挈天地,把握阴阳”一语。林亿新校正称:“真人,谓成道之人也。夫真人之身,隐见莫测,其为小也,入于无间;其为大也,遍于空境。其变化也,出入天地,内外莫见迹,顺至真以表道成之证,凡如此者,故能提挈天地,把握阴阳也。”注嫌玄奥,难以理解。吴注则只注称:“真人者,不假修为,天真全具,天地阴阳,惟其阖辟握持,若默运于其间也。”言简而明,文通理顺。当然象这样一部庞大的经典著作,要注释得完善精美,也殊非容易。故后世如汪昂于所著《素灵类纂约注》中曾称:“吴注间有阐发,补前注所未备,然多改经文,亦觉嫌于轻擅。”对于吴注既褒且贬。但事实上,通观《素问吴注》,吴氏致力医学,于《内经》所下功夫颇深,对后世启发之功是不容泯没的。《安徽通志艺文考稿》曾称:“中国

学术皆源于道,《内经》乃纪黄帝岐伯相问答之语,虽言医也,而道寓焉。吴注批郢导窾,深入浅出,治《内经》者,皆当读之。”这一评述,较之汪昂所论,似乎更为客观和妥切。

## 二、方剂之贡献

吴氏壮年曾致力医方研究。这是因为吴氏从医十八年后,曾见过一些医家,其中什九既昧于经论,又多不谙方旨药性,故疗病每使病人难愈。为此吴氏发志取医方七百余首,按证排列,逐方发其微义,书称《医方考》,计六卷。这是一部从临床实用着眼的医方。全书分七十二门,包括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各科证候。各门首叙病因,次列方剂,再列适用证候及用法、注意事项等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每方后所附之方解,考证精详,文字清晰,很见功力。使读者不仅易于领会方旨,且可便于掌握治病用药,方剂加减之要领。诚如该书自序所称:每方“考其方药,考其见证,考其名义,考其事迹,考其变通,考其得失,考其所以然之故,非徒苟然志方而已。”如“中风门”所举二十三方,各有具体证状描述和主治方剂,颇便应用,如所列之稀涎散,即指出该方所用猪牙皂角四条去黑皮炙,白矾一两枯为末,系针对病人初中风暴仆,痰涎壅盛时急用。白矾之味辛苦,辛能软顽痰,苦能吐涎沫,皂角之味辛咸,辛能利气窍,咸能去污垢,故名稀涎,为“夺门之兵”。但吴氏继又指出:用此药在于适当其可,认为“凡吐中风之痰,使咽喉疏通能进汤液便止,若攻尽其痰,则无液以养筋,能令人挛急偏枯,此大戒也。”言简意赅,颇中肯綮。其他,如“虚损劳瘵门”,主张“治之者必究其因”。“情志门”,认为该病主要病因是“情志过极,非药可愈,须以情胜”。也就是说必须掌握病患者情志病因,然后根据《内经》五志(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恐)所论,加以引导,使病情缓解。这种治病方法,吴氏称为用“无形之药”治疗。在“眼疾门”,吴氏不仅列出名方十五首,并提出“明目六事”,即:“损读书、减思虑、专内观(做一些身边小事)、简外事、旦起晚、夜早睡”。并主张“戒沐头,宜濯足”,这是因为风湿易袭头部而损目,温水濯足,则可使头目热邪引之而下。至于书中包括的“虫药总考”、“催生诸药考”、“痔漏诸药总考”,以及一些名方,诸如普济消毒饮子、四物汤等方解,分析详尽,见解清新。该书所收之方均极实用,为临床必备。清汪昂《医方集解》自序称:“吴鹤皋之《医方考》文义清疏、同人脍炙,是以梨枣再易,岂为空谷足音,故见之而易喜欤……。”清末著名学者杨慎吾先生在其所著《日本访书志》赞称:吴氏“取古昔之良方七百余

首,揆之于经,酌以心见,订之于证,发其微义,匪徒苟然志方而已,今观其所著,皆疏明古方之所以然,非有心得者不及,此信医家之巨擘……。”可见在方书中,该书之地位非一般可比。

吴崑的这部著作还曾流传到日本。1619年(日本元和五年)和1651年(庆安四年)均有刻本,可见具有一定影响。但是,1697年(日本元禄十年,相当康熙三十六年),日本北山友松子曾著《医方考绳愆》六卷。“绳愆”者,实际是讨论吴氏书中的失误。但该书北山友松自序亦曾言“予何人哉!敢于班门弄斧,妄绳先达之愆乎!然予恐予徒依样葫芦,则予行医四十多年,于济人一念之心,有歉歉焉,故由吴言叨从而可否,之以待后贤复绳予愆,而相成一部医鉴,岂非幸中之幸乎……。”观此,可知北山友松之书亦从学术砥砺出发,作为东瀛人士可谓难能可贵。事实上,《绳愆》一书,也确实对吴氏《医方考》提出很好的批评,并补充了很丰富资料,如前所引稀涎散即按称:“按陈师古方明矾一两,牙皂五钱为末,每用一钱温水调下,愚谓此药平平,病候极重,不须炙枯,以全药力,用之庶乎成功,一经制炼则力老而难敌强也,用者察之。”因此说,《绳愆》也是一部很好的书。这正说明学术上的互相争竞补充,是一种很好的风尚,它不论今古,不分国界,率直论辩,以达到学术提高的目的。

## 三、脉学的研究

吴氏既行医于江浙,兼事著述。访医问道,出入岐黄,未常乏人。但有关脉学,白首不达者,亦不可枚举,吴氏有鉴于此,以为“一指之下,千万人命脉所关,医家于此而懵焉,是以人为试耳!世之疲癯残疾,将安赖之”(见《脉语》原序),于是发奋著《脉语》上下卷。该书由浅而深。上卷从“取脉入式”论起,共十三论。下卷始于“脉位法天论”共五十论。举凡“寸关尺义”,“六部所主”,“五藏病脉”,“小儿脉法”,“妇人脉法”以及脉之有力无力,经络虚实,从证不从脉,从脉不从证等,均从临床实际出发,逐一论述。吴氏并根据王叔和《脉经》所论之二十四脉,除细脉未论外,其余二十三脉均有论列。又据前人说别增小脉(形减于常脉),大脉(形加于常脉),长脉(过于本位),短脉(不及本位),毛脉(脉来浮涩),钩脉(前曲后踞),石脉(阳至而绝),溜脉(来如水之溜),疾脉(即数也,所谓躁者亦疾也)九种。共计三十二脉。

此外,有关“怪脉”,吴氏亦论列二十四种,较《脉经》大有增加。吴氏《脉语》除论述各种脉证外,还论述了太素脉。这可能是与明代太素脉盛行有关。吴氏反对太素脉邪说,他说:“医家以岐黄为祖始,其

所论脉,不过测病情,决死生而已,未有所谓太素也。扁鹊仓公之神,仲景叔和之圣,亦无所谓太素也,何后世有所谓者,不惟测人之病情,而能占人之穷通;不惟决人之死生,而能知人之祸福,岂其术反过于先圣耶?是亦风鉴巫家之教耳!初学之士,先须格致此理,免为邪说摇惑……因太素乃医之旁门,不得不辨”(《脉语·太素脉论》)。吴氏深痛恶绝太素脉邪说,但他又认为太素脉论中有可采之句,诸如他说:“太素之说,固为不经,然其间亦有可采者,如曰脉形圆净,至数分明谓之清;脉形散涩,至数模糊谓之浊。质清脉清富贵而多喜,质浊脉浊贫贱而多忧……此皆太素可采之句也……”(《脉语·太素脉》可采之句)。这些道理实际是毫无可取的,因为在客观上还是肯定了太素脉的某些成份。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到明代社会的侈靡,太素脉盛行有其社会基础。那么吴氏在深刻揭露太素脉系“巫家之教”的同时,又表达了他对太素脉书中的一些论点的欣赏,亦不为怪。忖度吴氏脉学主流,仍然不失博湛精深的。

如前所述,吴氏《脉语》,早岁在日本亦相当流传。北山友松亦著《脉语绳愆》,正吴书中之失误或遗漏。用意仍然是切磋学术,既长于论评,复多资料,与吴书可互相补充,这里不赘。

#### 四、针灸之集成

吴崑晚年尚著有《针方六集》六卷(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写序成书,时年六十七岁)。自序称:“崑自束发修儒,游心灵素,诸砭烙针经,皆时讨论……时以所授针方,对证施治,种种神验。然穷其所以神者,抵牾背驰,阻于顿悟,益之三十余年,觉以岁积,始破前述。今耄栎之年,六十有七,视昔考医方时,年则倍矣。志在公善于人,成斯六集……。”这说明吴氏精研针灸多年,但早岁在理论上未能一时贯通,后积数十年临床经验,及老年始渐悟成书。所谓“六集”,计包括:

卷一《神照集》,有手足三阴三阳流注总论,正人、伏人明堂经穴总图,灵枢骨变,明堂取穴法,十二经脉,奇经八脉,以及针经不载诸家奇穴等二十九论。

卷二《开蒙集》,主要有吴注窦杰《标幽赋》,八法针方直诀训义等八篇。

卷三《尊经集》,有《灵枢》九针、候气、见气、取气、置气、不得气、迎随补泻、母子补泻等一百四十八论。其序曰:“道不师古,虽善无征”,实际是发挥《内经》经旨。

卷四《旁通集》,有针药无二致、针药短长、针药

犹兵、针药勿过等四十五论。附修金针赋,亦为吴氏手著,计二十四条。其序曰:“郡邑之医以药为政者,九十其徒。以针为政者,百难一二……以药明针,亦一道也”。

卷五《纷署集》,主要论述十二经穴位,计三十四论。所谓“纷署”,其序称:“人身头面部体部穴不同,经传所署何纷纷也,然或得之针,或得之灸,以去疾。”

卷六《兼罗集》,包括玉龙歌、灵光赋、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歌等前人已著歌诀,及各类证候治法九十三论。序曰:“针道博矣,大贤识其大者,小贤识其小者,故小言虽卑近,而亦高远之阶梯……惟是作《兼罗集》。”

从上述各卷内容来看,这实际是一部针灸总集,既搜罗前人名篇,复参己见,淋漓发挥,理邃学深,详博可见。尤其是《旁通集》,吴氏个人发挥尤显重要。如“裁赋下针法”所记载临床施针之法,称:“先须循按孔穴,以左手大指爪甲,按而重切之,次以右手食指弹二、三十下,令穴间赤起,经所谓弹而怒之是也。次令咳嗽一声,以口内温针随咳而下,徐徐捻入,初至皮部,名曰天才。少停进针,刺至肉分,名曰人才。又停进针,刺至筋骨之间,名曰地才。就当捻转,再停良久,退针至人才之分,待气沉紧,倒针朝病,进退往来,疾徐左右,因病而施。”这一记述,很有重要意义。因为它可以使人联想到四、五百年前,我国针灸医学临床实际之状况。并可于此对照我国现阶段针灸临床之进步与不足。此外,本书《旁通集》所述“针药方宜”等篇,把用针、用药,互相比较,并取刘完素、李东垣、朱丹溪各家学说及所制名方,相互说明,亦为本书特点,如谓“刘完素用药以火立论,其立通圣散一方,以治风热,实即得之《素问》热病五十九刺(穴),皆热之左右,刘完素立通圣散方,实与五十九刺争美”(见“明热俞五十九穴篇”)。

《针方六集》是一部集古代针灸大成的书籍,理论内容之丰富,临床实际之价值,都有特色。

综上所述,吴崑毕生从事医学近六十年,著作宏富,上及医经、注释,下及临床方脉、针灸,广收博采,旨论宜人。明代医家中,实为屈指可数人物,干后世医学颇具启发。

#### 征稿启事

本刊新辟“当代名医”栏,介绍继承全国及各省市名老中医药专家的经验总结,欢迎投稿。我们将在来稿中精选部分文章,不定期刊登。